

人間詞話 門外談



楊成凱 著

海豚出版社

人間詞話
門外談



陳其美 著

陳其美 著

人間詞話
門外談

楊成凱 著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人间词话门外谈 / 杨成凯著. -- 北京 : 海豚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10-2272-1

I. ①人… II. ①杨… III. ①词 (文学) - 诗词研究
- 中国 - 古代②《人间词话》 - 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488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李忠孝 慕君黎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王瑞松

出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
开 本: 32 开 (889毫米×1194毫米)
印 张: 10.75
字 数: 170千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2272-1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間詞話

王國維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立耳。

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關係，互相限制，然其寫之於文學及美術中也，必遺其關係

《人間詞話》初刊（《國粹學報》1908）

二 牖軒隨錄

(續) (禮堂)

余于七八年前。偶書詞話數十則。今檢舊稿。頗有可采者。摘錄如下。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言氣格。言神韻。不如言境界。境界。末也。氣格神韻。未也。境界具。而二者隨之矣。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區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必鄰乎理想故也。

境非獨謂景物也。情感亦人心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

紅杏枝頭春意闌。著一闌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人間詞話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

人間詞話 卷上

詞以境界爲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

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

前 言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先生论词的名作，从最初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算起，至今已经一百多年。虽然仅仅是64则读书札记，但是由于《人间词话》的词学观点和表述形式都有鲜明的特点，读起来引人入胜，引起学界很大的关注。一百年来，学者校辑、诠释、论辩之作络绎不绝，直到今天研究和阅读的兴趣长盛不衰，俨然成为观堂的一部雅俗共赏的经典之作。

《人间词话》的特点简介

观堂写作《人间词话》时，中国学术传统正在吸收中外各种新思想，开始酝酿转型的时期。观堂当时正在尝试运用现代学术思想观察传统文学作品，有意识地把西方的理论观点引入诗词评论之中，他的读书札记《人间词话》就是观堂试图用新思想和新视角分析历代词家作品的重要成果，所以能够引起接受现代教育思想的年轻一代的广泛注意。

传统诗话词话等批评著作，大多注意力放在语句之微，

很少标举视点一以贯之纵论全篇。古人有时候也举兴趣、神韵等为要义，试图揭示文学作品的艺术真谛所在，却苦于玄虚飘渺落不到实处，有无迹可寻之感。跟西方微观分析和理论概括的传统，可说是两个极端。《人间词话》开宗明义揭橥情景为本的“境界”概念为作品的艺术特质所在，用以评论词家作品的得失，境界之说落实在情景世界中，便于体会，便于掌握，诚如观堂所说，较之前人之说更能得作品特质的根本。

《人间词话》原是札记之属，有所见随手记下。可以只论对象的一点一处，不及其余，可以如其所说“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文笔轻松，读来爽快，而不是瞻前顾后，斟酌备至。表述有个性，有感情，爽直动人。观点明确，态度鲜明，对历代作家和作品一经视为外道，直言批评，不稍犹豫。隽语名言，入木三分，讽咏上口，咀嚼有味。唯其如此，百年之下，给人的印象仍是如此之深。

《人间词话》的内容评议

《人间词话》写作时，正是传统词学界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的比兴寄托说开始蜕变的时期，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况周颐等著名词人互通声气，俨然为词坛宗师。王、朱宗梦窗，郑主白石，况倾向清真，他们的词学观点笼罩词坛。观堂以境界为本，主张真切明快，写景历历在

目，抒情沁人心脾，指责梦窗，訾议白石，立论颇与相左。当时传统词界对《人间词话》颇不以为然，少见称引，也有论者撰文批驳《人间词话》的观点。

龙榆生先生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词学季刊》第1卷第4号）中说，据张尔田说，观堂晚年对《人间词话》也不满意，颇悔少作。核之有关事实，此说恐怕不可信。《人间词话》初刊七年后，1915年观堂在《盛京时报》连载札记《二牖轩随录》时，仍在初刊64则中选刊26则（其中两则并为一则），前有说明：“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录如下。”重要条目照录，论境界、隔与不隔，主北宋而贬南宋诸家，态度依然，不见其悔。

观堂晚年，陈乃乾曾以重印为请，观堂复函说此系十四五年前之作，曾载《国粹学报》，手中无底稿，请寄原本一阅，或有改定，再行付印。阅过函覆，说内有讹字已改，发行时请声明“系弟十五年前所作，今觅得手稿，因加标点印行”。先后二函并载陈乃乾影印本《观堂遗墨》。仅改错字，不事修订，可见观堂晚年认为《国粹》本虽系旧作，犹足为一家言，并无若何大不妥处。而同是旧作，陈乃乾请求重印之《曲录》则以疏漏过多，不肯再印。

虽然传统词家啧有烦言，但是在现代教育圈内《人间词话》还是大受赏识。1926年北京大學朴社出版了俞平伯

标点本，1933年北京人文书店出版沈启无编校本，194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徐调孚编注本，以后一再整理翻印，俨然已入名著之林。

尽管我们说，观堂具有现代学术理论思想，但是《人间词话》毕竟还是像前人写的诗话词话那样，起源于读书时的随想札记。偶有所感，随笔写下即成一则。不必瞻前顾后，深思熟虑，字斟句酌，面面俱到，更难以要求处处吾道一以贯之。虽然经过选编以重要概念为中心，组织有关条目，突出了理论思想，但是毕竟《人间词话》只是兴到之作，不是系统的论著，不是筹划周密体系严谨的理论著作。

这一点从原稿一再删改就可以看出，像补编部分第27则批评“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梦窗”上原有“美成、白石”，后来删去。词话第40则指欧阳修《少年游》“谢家池上，江淹浦畔”为隔，刊入《二牖轩随录》时已表示理解。可以想见，《人间词话》难免会有疏略之处，有的概念有待澄清，有的观点有待阐发，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看到，《人间词话》有些重要概念的表述不是很清楚，没有给出明确而周详的解释，大多需要读者从观堂的三言两语中和列举的例句例词中体会他的意思。尽管许多讲法单刀直入，动人心弦，大可令顽石点头，但是有时容易产生不同的理解。论者试图替他解释清楚，结果各执一

词，很难达成共识。“境界”为何物之众说纷纭，就是典型的例子。

同样的意思，或者本质相通的概念，可能分散在几个地方。如词话第61则论诗人之重视外物跟补编第49则论诗人的游戏和严重的二重性，词话第5则论“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跟词话第60则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词话第62则说游词跟词话第6则说真感情，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问题，但是文中缺乏关照。

《人间词话》的学术价值

《人间词话》的论述不必都无懈可击，结论也不必人同此见，但是观堂提出了一个标准，一个视角，从这个视角得出一些结论，看到了作品的一个侧面，这个侧面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得到了很多的认同，这就是《人间词话》的重要价值所在。

应该说《人间词话》提出的一些观念都尽可能地直观，尽可能地不用玄妙飘渺的词语，这跟观堂所欣赏的词的风格是一致的。这种做法跟20世纪逻辑学派把复杂的对象尽可能化归简单的对象，追寻在复杂操作之中的基本原理的倾向也是一致的，都是力图把复杂的对象归结为由非常直观的基本元素和基本原理组成的结构系统。结构分析是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传统文学批评论著缺乏的一

个重要的研究方向。《人间词话》出现在西方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兴起的时代，显然受到了逻辑分析方法的影响，把它的一些分析方法运用到词学研究之中，给传统的词学带来了清新的研究之风。而这个方向的研究由于它的新颖和与众不同，对我们说来是多么重要，然而由于它的事属草创又是多么容易被人忽视。

正是因此，当我们批评《人间词话》的境界说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反省一下，作为对手，我们拿出了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足以跟境界相比用作初学者可以把握的“抓手”呢？跟观堂同时的况周颐在《蕙风词话》第3则说：“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这可以说是词论大家况氏开宗明义的名言。重、拙、大是形容词，境界是名词，二者不是一类东西。形容词是表述词，描述事物的性质，必有其人、其物具有其性质，形容词才有着落。不知何物重、拙、大，重、拙、大就是一句空话。况氏接着说：“重者，沉着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把“重”解为沉着，形容词换形容词。重在气格，重是指气格重吗？气格何物，气格重何意，非进一步解释不可。这样的阐释都在含义空灵飘忽的词语之间运行，说起来意象联翩，落不到实在的事物上，读者也就不得其门而入。

境界其物就不然。境界是可能世界，由真景物、真感情构成，写境是人们能够体验的现实世界的情景状态，造

境是人们能够构思的想象世界的情景状态。把它们符合逻辑地写出来，读者恍如身临其境，就是有境界的好作品。可能世界是符合逻辑的世界，无论来自现实世界还是来自想象世界，一切境界都要遵守逻辑法则，否则读者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作者的意思。无论作者有多么超人的想象力，时空错综复杂、颠倒乾坤的世界——如果它还是一个世界——即使不是不可能世界，也是一个留给特殊爱好者猜谜的迷宫世界。

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可能世界由人们可以想象的事物状态组成，从可能到不可能两个极端中间不是没有缓冲余地。即使都是构思的事态，有些事态一说一听就宛然在目了然于胸，用不着多说。所以然者，不外乎它们叙事言情雅近情理，符合实际生活，人们很容易进入事态之中。相反，有些事态发展脉络就不这么明显，全凭人们想象去推测其间的结构衔接和运行过程，不定要花费多少解释，才能使人有个模糊的认识。而且难免人各有说，莫衷一是。

当然境界也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观堂只是说境界为最上，它是源头，等级最高。境界之外还有其他参数，如气象、性情、隔与不隔等等，它们都参与境界的构成，也都可以落实到境界的情景世界上。这些参数都需要逐一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还可以发现其他值得分析的参数。比起孤零零标举一个无迹可寻的词语来，这样做虽然不一定

能使人巧，但至少有一辙可循。

本书的讲评和宗旨

本书是从一个不搞文学批评的读者角度去看《人间词话》，讲述对一些观点的理解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意图只在弄懂观堂《人间词话》所表达的意思，而非字斟句酌地当经典论著细细诠释和逐字推敲。前辈学者和并世贤达对这本小书的论述已称浩瀚，是是非非层见叠出，门外之谈当然难免有时会与贤者之说扞格，但本书只说自己的话，是吾之所是，非吾之所非而已，不一一辩白论者之说之是非。

讲评工作主旨是疏通《人间词话》的文意，帮助读者更直接地理解观堂的观点。对于容易引起误解的重要概念和关键词句，特别是含义不明确的地方，讲评的解释不厌其详。对于重要的观念，讲评予以必要的分析，以理解观堂的本意为准。有可以商榷的地方，略作讨论，但是不详细评论是非，特别是不用现代批评家的观点去反驳观堂的论点。

讲评注重分析《人间词话》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关注《人间词话》提到的一些概念和要义之间的结构关系，特别是《人间词话》做出的评论和裁断跟它的理论根据之间的推演关系。知道一个判断是以怎样的前提为出发点，也就知道了它何时成立，何时不成立。

具体到观堂的境界说，如果要求境界必须直接深入人心，那么以此为前提就可以肯定五代北宋的词，可以否定大部分南宋词，可以排斥隶事和代字。然而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不能直接深入人心的作品就没有审美价值，就应该否定它们的存在意义呢？我们知道李后主和吴文英的差异实际上就在这个前提上，而评价他们两个人的词的风格高下，实际就是在两个前提之间作选择。到底孰是孰非呢？这就要看作品的面向和受众的各取所需了，没有一定的答案。

因为《人间词话》是观堂的读书札记，不是系统的论著，所以不作过多的评论。讲评一般不评论观堂论点的是非，重点放在说明观堂何以有这种观点。若有辨证，一般限于以观堂之说互相比较。引用他人之说，一般限于有助理解观堂原意者，而不是批驳观堂的论点。《人间词话》这本小书原本就不是词学通论，而我们通过这本小书也只能了解观堂的颇多创见的一家之言，大雅君子的高见别有著述，读者可以另行阅读讨论。

讲评不从文艺理论和文学思想的层面上讨论《人间词话》的文学观点的是非，也不讨论观堂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即如观堂对周邦彦词的评价，《人间词话》所云与《清真先生遗事》显有差异。这是着眼点不同，还是观堂的观点后来有所变化，就很难断言，讲评不予讨论。